

青城十九侠

还珠楼主 著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青城十九侠

(二)

还珠楼主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青城十九侠(二)

还珠楼主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安徽省肥西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1.75印张 740,66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000册

ISBN 7-5400-0186-0/I·75

定价：(1—3集)9.75元

目 录

- 第 九 回 承奥诀 三关通窍要..... (325)
调灵鹤 千里御风行
- 第 十 回 下仙山 初逢神蟒..... (397)
入古刹 巧获奇书
- 第 十 一 回 瘴雨蛮烟 双侣无心遭恶蛊..... (438)
红桃绿柳 一行有命遇神医
- 第 十 二 回 产神婴 古洞诛恶蟒..... (451)
警异兽 绝壁采朱兰
- 第 十 三 回 续命无方 二仙怜孝子..... (504)
返魂有术 九载待灵芝
- 第 十 四 回 入古穴 遇怪黑峰坪..... (536)
悟前因 泄机青竹筒
- 第 十 五 回 两探妖窟 雷雨窜荒山..... (551)
载访仙娃 愿言申宿契
- 第 十 六 回 银燕盘空 幽壑森森逢禁侣..... (574)
铁链曳地 清琴冷冷喜知音
- 第 十 七 回 韩仙子幽壑馆双妹..... (584)
纪神童深宵惊异兽
- 第 十 八 回 挥慧剑 心断七情索..... (606)
觅沉竹 力诛三脚怪
- 第 十 九 回 飞霜掣电雪魅伏辜..... (634)
旨酒佳肴殃神借洞

第九回

承奥诀 三关通窍要

调灵鹤 千里御风行

话说朱梅用手先摸了摸元儿头顶，命元儿闭好双目，不要妄动。元儿已得陶钧预先指示，忙把心志一收，垂帘内视，屏去一切杂念，澄神定虑，静以俟变。刚把鼻息调匀，便觉朱梅的手在脊梁命门各要穴上轻轻按抚了几下，渐觉着一股热气由足底缓升了上来，渐升渐速，热也随着增加。霎时布满全身，越久越热得难受，元儿也不去理他。先还坚忍。未几心灵一静，神仪内莹。猛的又觉头项命门被人拍了一下，立时觉着一股凉气布满全身，好似一瓢冷水当头泼下一般，奇冷难耐。

如是由冷而热，由热而冷者好几次，好容易把冷热都忍过去，猛的又觉周身痛痒交作，恍似百虫在骨里钻咬，无处抓挠，比起奇冷奇热还要难受数倍。知是最紧要的关头，一不能忍前功尽弃，暗将心神守定元珠，由他难受，一切付之无觉。待有两个多时辰，疼痒忽止，周身骨节又作起响来。响有顿饭光景，才由周身响到脑门。“克”的一声，命门间似被斧劈开一般痛了一下，所有响动全都停歇。耳听陶钧唤道：“师弟大功告成，还不快叩谢师父么！”

元儿睁眼一看，朱梅满面笑容坐在对面，纪陶二人仍是垂手侍立左右。自己身上已然复了原状，只觉比起适才打坐前要轻灵得多，连忙上前跪倒。朱梅说了句，“孺子可教”，吩咐起立，又将元儿身佩的双剑要去，仔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灵枢故物，果不虚名。你有此双剑，得我真传，十年之后，异派飞剑

无敌手矣。”

说罢，又对元儿道：“你因服过灵药仙草，加上本来异禀仙根，成就必速。我不久前赴峨嵋，今日先将本门剑法传你，除我在这里早晚加紧传习外，我走之后，每日可随你两个师兄修炼。等我峨嵋归来，再引你去见师叔。

“本门戒条，只有杀盗淫妄诸条，专重大节，不拘细行，以各人自能勤修为主。用功之外，仅可在山中随意游闲，但在道未成时，不准擅自离开青城，以免遇上能手，替我丢人现眼。尤其这两口宝剑来头高大，旷世奇珍，随时备带，早晚用我口诀勤加练习。在身剑未能炼到合而为一时，须防外敌巧取强夺，务要小心，不可丝毫大意。”元儿敬谨领命。

当下由朱梅传了心法口诀，便随陶钧前去安置。元儿因师父不久长行，日常用功甚是勤苦。过有十来天，朱梅应乾坤正气妙一夫人之约，前赴峨嵋。众弟子送至门外。那几只仙鹤也跟着在空中飞翔，直等朱梅走没了影子，才行降落。

元儿因连日一心用功，不曾出门，金鞭崖的景物尚未仔细观赏。既送朱梅走后，站在崖前往四外一看，远近群山都在足下。云烟浩渺，大小峰峦被云包没，只露出一些角尖，和海中岛屿一般时复隐现，真是波澜壮阔，变幻无穷。

元儿当着天风，凭临绝险，对着眼前奇景正自出神，怀想方司两家，不知可曾移走？忽听身后陶钧道：“师弟初来时，正值师父与白师伯在大树上对弈，放飞剑出去，助凌师伯的弟子赵心源与几个异派中人交手。那雪山离此少说也有三四百里，你却一目了然。后来听师父说，才知师弟在夕佳岩绝顶古洞服了灵药仙草，不但目光看得极远，还能透视云雾。今日云雾浓密，你看今日雪山顶上可有什么异状么？”

元儿闻言往雪山那一面看了看答道：“小弟幼时目力本较

常人稍好，自服仙草，虽能透视云中景物，毕竟有些模糊，只能看个大概而已。前日师父说小弟已成天眼，特地开了殊恩，赐小弟上乘超观妙法。说照此炼去，三月之后便能上察青冥，下视无地。正在练习，因为日浅，尚无进境。今日雪山那一面云雾更密，依稀之中见一些山峦白影，看不出有何异状。师兄可看出什么没有？”

陶钧笑道：“愚兄虽列师门一二十年，如论资质，还不及师弟一半，哪能远视数百里之外，不过随便问问罢了。”

说时，元儿因这数日中，那两只大鹤每值有人谈话，必在侧静立，偏着长颈看人，好似留神谛听神气。便向陶钧道：“师兄你看这鹤，每次我们说话，它总在旁不走，莫非懂话么？”

陶钧道“岂特能通人言？这两个东西坏着呢！”说罢，回手就是一掌，正打在内中一只的颈上。那鹤出其不意，挨了一下，偏头朝着陶钧连声长鸣，振翼低飞，往观中逃去。陶钧怒骂道：“你这扁毛畜生，还敢不服么？”说着，便要追去。吓得那另外一只大的也慌不迭的跟了飞逃。

元儿忙把陶钧拦住，无心中看见先逃那只，翼下有许多红点，比后逃那只也要小些，方要问询，陶钧道：“这两只大鹤，头一只因为曾代妖人守山，翼下面劫砂点子没有退净，名叫红儿；后一只叫雪儿，还略老实些。只这红儿最是奸恶，专好捉弄人上它毒当。如非师父喜它有些灵性，上次我差点为它坏了道基，恨不能用飞剑杀死，才解气呢。”二人只管问答，纪登只在旁微笑，不发一言。同在崖前闲立了一阵，便自回观用功。

元儿在观中一住二月有余。铸雪、聚萤两口仙剑，虽未炼到身剑合一，与陶钧交起手来，指挥运转无不如意了。这日鹤粮将罄，纪登因那鹤好闹乱子，不敢解了他们禁法，和初收时一般，由他们自此觅食，便命陶钧下山办粮。

陶钧领命走后，元儿对纪登从来敬畏，不似对陶钧随便。见他正自调神打坐，不敢惊动，独自一人，持了两口双剑在崖前练习剑法。刚刚练完，忽听空际鹤鸣。抬头一看，正是红儿和雪儿头两个，离头约有十丈高下，不住飞鸣盘旋，只不离开山头数里方圆以内。知有师父法术禁制，不能远走，一时闲中无聊，打算调鹤为戏。试把手一招，二鹤居然联翩飞下，落在元儿面前。

元儿一高兴，便迎上去，抚弄二鹤身上雪羽。二鹤也紧依元儿身侧，甚是驯慧解人，越发喜爱，顿将陶钧前次嘱咐之言忘了个干干净净。调弄了一阵，忽又想起方司两家，移居且退谷，计程不过数十里之遥。可惜这鹤不能飞去，再者自己目前每日要加紧练习飞剑，剑术未成，不能离开此崖，正好用它传书，也可藉此得一点家中父母的信息。

正在存思之际，二鹤交颈低鸣了一阵，红儿忽然振翼飞起。元儿以为它又和适才一般，就在当顶盘旋，谁知红儿飞没多高，倏地一束双翼，直往后山腰深草树中投去。红儿才飞去不久，雪儿也跟着飞起，只是不曾下落，仅在红儿落处的上空不住飞鸣，音声悲楚，迥不似先时清越嘹亮。

元儿自来此间，从未见二鹤往山下面降落，先时并未留意；后来见上下二鹤一递一声哀鸣不已，自己目力虽能视远，偏偏后山一带丛莽繁茂，遮住目光。只见红儿身上白羽，在草树丛中扑腾起落，似与什么野兽之类在那里争斗；雪儿在上空几次飞鸣下扑，俱是欲前又却，仿佛有些畏忌之状。

元儿越看越觉有异，暗忖这时已是秋末冬初，各处草木俱已黄落，怎么后山腰这一片地方的草木仍是那般郁葱葱的？常听人说，仙鹤好与蛇蟒相斗。凡是毒蛇大蟒盘据之地，土皮草色俱呈异状；不是寸草不生，便是长得特别茂盛。二鹤这般形

状，莫非与什么蛇蟒相持么？

刚想到这里，忽见红儿飞高了些，紧接着草树丛中窜起一条大蛇。通体红鳞，并不甚粗，却甚细长，下半身还隐在丛树之中。单这上半身已有两丈长短，赤信如火，磷磷吞吐，看去甚是凶恶！等红儿一飞高便自退落，一经飞临切近，重又出现。二鹤只管哀鸣相应，雪儿始终没有飞落，红儿也只虚张声势，不敢骤然下击。

元儿再细往那蛇盘据之处一看，不由又惊又怒，一纵身便往山下跑去。原来那蛇几番起落，盘处的草木已被踩平，全身现出大半。除上半身不时上窜，与空中红儿相持外，下半身还缠着一只比红儿稍小的仙鹤，双翼已被那蛇连身束住，只剩一个头颈在外，左右乱摆，鸣声低微，想已去死不远。

那蛇每次回身去咬鹤颈，红儿便翩然下击。那蛇见有敌人，只得舍了到口之物，飞身上迎。红儿好似不敢和它力敌，又不舍那危难中的同伴，间一乘隙取闹，使它不能如愿。

这样又是两三次过去，恼得那蛇性起，口里发出吱吱怪声，等红儿末次下击，径自舍了下半身所缠之鹤，长虹射日般往上飞起时，元儿业已赶到。相离一箭之地，更不寻思，将手一扬，右手聚萤仙剑飞将出去。青萤萤一道光华过处，那蛇知道飞剑厉害，想逃已是不及，竟自齐腰斩为两截。下半身坠落丛莽之中，上半身带起一股血泉，窜出老远，才行落地。

元儿解了鹤厄，心中欢喜，以为险被蛇所缠之鹤，定是本观所养那只小的。虽然蛇死脱险，不知能否全活？正自可惜，待要奔将过去察看，忽听空中二鹤连声交鸣，丛莽中也有了应声。身子还未近前，那只被束之鹤在地下略一扑腾，自冲霄飞起，飞得又快又高，迥不似曾受重伤神气。眨眼工夫没入云空，不知去向，並未往观中飞回。

元儿仍未在意，走到死蛇落处一看，那里草木真是又肥又绿，秀润欲滴。目光到处，丛莽围绕中，隐隐似有一个二尺方圆的洞穴。四围密藤荫翳，下面隐隐有光，猜是毒蛇窟穴。护穴藤蔓上有刺，不愿下去，回身时节，鼻端微微闻见一股子异香。因为急于回观，看看飞去的是否观中那只，也未细察异香来源，便往回走。

这时红儿已然落下，挨近元儿，甚是依恋，大有感恩之态。比元儿走没几步，红儿竟拦在前面伏下身来，伸出长颈，往元儿胯下便钻，意思似要元儿骑它上去。

从崖上到崖下山阴一带虽有坡度，不似余下三面尽是千寻峭壁，无可攀援，但是崖危磴险，仄不容足。后山到山腰相去百数十丈，也有几处极难走的地方。元儿初下来时，一则练了两个多月剑法，身子愈轻；二则情急救鹤，满身勇气；三则下山只要心神不乱，觑准垫脚之处，自比上山易些。及至斩完了蛇，往回路走，才看出山势之险，虽然不觉其难，到底没有下时轻快。加上童心未退，常听陶钧说，峨嵋同门中，颇有几个驾驭仙禽的女道友，早就有些神往。一见红儿，自己伏地，大有愿为坐骑之意，不禁心喜问道：“你见我帮了你的忙，想叫我骑你上去么？”

红儿长鸣了一声，将头连点。元儿只图好玩，那还计及利害？竟自攀着长颈，坐了上去。飞翔甚速，展翼凌空，转眼之间已过崖顶，直上青冥。元儿见它过崖时不曾降落，不但不以为异，反当红儿，感恩心切，想让自己赏赏仙家骑鹤，空中飞行滋味。那个有师父法术禁制，不过在近空高处盘旋罢了！

先时元儿一味高兴，不疑有他，谁知那鹤一经飞过高空云层，竟自掉转头往西南方面飞去，瞬息数十百里，越走越远。猛想起陶钧以前所说，这才着起慌来！元儿虽具异质，到底学剑日

浅，尚未炼到驭剑飞行地步。如果上数十丈相隔，还可冒险纵身下去，此时天地相隔何止万千丈之遥？稍一失足，怕不成为齑粉？自知上了大当。事已至此，只得两手紧握鹤的翅根，由它背着往前飞走。

元儿有心想问红儿刚解了它的大围，为何反倒恩将仇报，捉弄自己？偏偏云空高寒，罡风紧劲，劈面直吹。幸是元儿，如换旁人，冻也冻死，那里张得了口？又想起自己离家别亲，受尽千辛万苦，死里逃生，好容易仙缘遇合。道法尚未炼成，又遇见这种意外变故，看上去，祸多福少，越想越伤心，恨到极处。本不难一剑便将红儿杀死，无奈自己安危寄在它的背上，除了打算同归于尽外，这东西如此狡恶，还要留神它坏上加坏，得罪不得。只不知师兄明明说它受了禁制，怎的仍能远飞？

正在提心吊胆胡思乱想，红儿飞行渐缓，忽然在空中盘旋起来。元儿低头往下一看，只见下面云雾甚密，慧眼透视下去，仿佛是座山谷，树木花草甚是繁茂。一会身子已随鹤背降入云雾之中，满身都被包没，水气浸在身上冷阴阴的。转眼飞落云层，下面景物看得越发清晰，满山满谷都是奇花异草，红紫相间，五色竞秀，恍如锦绣堆成一般，奇丽清幽，平生几曾见过？眼看离地还有十余丈光景，忽见前面靠山一片平原的万花林中，跑出两大三小五只梅花鹿来，接着又听鹤鸣，林中又有两只鹤朝自己迎飞上来。红儿一见对面这只鹤，也跟着长鸣相应。

元儿只顾东张西望，猛觉红儿两翼一抖，身子一侧，倒翻过来。元儿因为离地已近，下面风景已好，觉出红儿不似含有恶意，失了防范。万不料到红儿有此一着，一个疏神，竟自松手，从鹤背上坠了下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一使身法，用了个

狂花钻地的招数，飘然落地。身刚站稳，正想怒骂红儿几句，就势将它头颈用身上丝绦捆住，再用宝剑威吓，仍由它背了回去。谁知红儿和那林中飞出来的白鹤振翼飞上，冲霄而去。

方自忧急，忽听有人叱道：“何方胆大顽童，竟敢擅入仙山？难道不怕我虞家姐妹的宝剑厉害么？”音声娇婉，清音入耳，彷彿少女说话。元儿回首一看，从先前那几只梅花鹿后面的花林以内，又跑出一只半大不大的白鹿，上面坐着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红裳少女，手持一支玉箫，背插单剑，腰间还悬着一个金黄色的葫芦。花光人面，掩映生辉，越显得秀丽如仙，容华盖世。

元儿因坐骑已然飞走，不如还会回来不会？所落的山又不知名，与青城相隔必然甚远，怎么回去，本已忧疑万端，再听骑鹿女子责问，益加惶恐。答道：“我名裘元，因在青城骑鹤为戏，不想被它带到此间，抛了弟子飞走。望乞仙姐不要见怪，容我少待片时，等坐骑回来，自会走的。”

那红裳少女又叱道：“你一个凡夫妄入仙山，见了你二公主，还不下跪求命？竟敢信口强辩。谁是你的仙姐，快快跪下，等我审问，饶你不死。”说时，人鹿已到了元儿面前。那少女睁着一双翦水双瞳，满面娇嗔，瞪着元儿，逼他跪答。

元儿先时只为鹤已飞走，仙山难回，心中忧急，并非有什么别的畏惧。一听少女口出不逊，便也生气答道：“这山又不是你家造出来的，我不过是骑鹤闲飞，偶落此地，暂时歇脚，又没有折毁你家一草一木。好意尊你一声仙姐，为何出口伤人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能跪你？好男不和女斗，也不和你计较，我偏在此不走，看你把我怎样？”说罢，气得小腮帮子一鼓，将头往侧一偏，装作不爱管理，心中却自准备以防不测。

那少女闻言笑骂道：“你这红眼小贼，竟敢和你公主顶

撞？不和你说明，少时你做鬼，也不知道是怎样死的。这里是万花山长春公主的仙府，何人擅敢到此？你一个无知顽童，俗子凡夫，污了仙境，还敢大胆胡言。看你身带宝剑，好似还不甚坏，不叫你见识见识，你也不知道你二公主的厉害。”一面说，早纵下白鹿，回手一按身后的剑，一道青光，剑已出手。

元儿这时已想起时当冬初，全山温煦如春，万花竞放；又有鹿鹤往来，和少女装束备带，所在不似凡境；又自称公主，必有来头，无奈适才气忿头上，话已说满，对方又是少女，不好意思再和人家说软话；更因师父朱梅从不服低，自己纵肯退让，日后传说出去，岂不弱了师父的名望？见少女将剑拔出，势难避免。自己人单势孤，不知当地虚实，还自持重，便对少女道：“我在此等鹤飞回便走，又没招惹你。你我往日并无仇怨，苦苦相逼则甚？再说我这两口仙剑，乃仙人传授，非同小可。在今我能让你，要是真个动起手来，那宝剑无眼，将你误伤，岂不叫你家大人怪我？”那少女骂道：“我便是此山之主。红眼小贼，只管拔出剑来交手。赢得我，连这山都送与了你，再若延迟，不拔出剑来，你姑娘便动手了。”元儿见少女无可理喻，不禁气往上壮，将手一按铸雪剑，宝器出匣，银光射目。

那少女一见那剑，脸略一惊，更不答话，早一纵身，举手中剑刺将过来。元儿且不还手，也将身纵过，待再劝说几句。不料少女看去盈盈弱质，年纪甚轻，身法却甚轻捷。元儿避纵过去，身刚落地，还未站定，少女的第二剑又自纵身刺来。元儿猛觉脑后寒风，青光晃到，知道厉害，忙使一个“仙鹤盘飞”的解数，就地一旋，侧纵出去，二次将剑避开。那少女真是疾如飘风，第三剑又从元儿身侧刺到。

元儿连让三剑过去，因为少女剑法精奇，迅逾飞鸟，不禁动了钦佩之心。第三次避开时，纵得甚远。趁少女还未追到之

际，忙即回身气喝道：“公主你且住手，说完两句话再打。”少女方自追到，举剑要刺，闻言停手。问道：“你怯战么？既怕我，就不该说那大话。快快跪下，我便饶你。”

元儿从小慕道，不喜与妇女相近；又在年幼，更无燕婉之思。先时不过觉着少女美貌，并未细看。及喊少女停手，不过因佩服少女的本领，恐伤了她，想再劝她几句。及至与少女一对面，看清了容貌，不知怎的，竟会有了爱好之心。暗想这好地方，又有这般本领的好女子，常言说得好：“不打不相识。”倘若这次红儿不是存心要自己上当，也和上次误走百丈坪得交方司两家一般，日后骑鹤飞行，常常来往，岂不有趣？

那少女见元儿注视自己，存思不语，娇嗔道：“你这小贼，鬼眼看人。打又不打，话又不说，要投降，快快跪下，还来得及。”

元儿笑道：“都是人，我跪你则甚？就算我跪你一回也不要紧，你也不见得有什么便宜，会多长块肉。不过我们打了一阵，彼此还没知道名姓。我将你杀了不说，要是你将我杀了，我做鬼也知道姐姐的名儿，也不冤枉。”

少女怒骂道：“你这小贼，鬼头鬼脑，也配问你公主的名姓么？你就做个糊涂鬼罢！我又不和你结亲。”说到这句，元儿闻言一笑。本是见那少女目秀澄波，眉凝远黛，冰肌玉骨，美秀如仙。薄怒轻嗔，越显妩媚，有些神往，并无他意。少女却认他是故意找便宜。自知把话说错，收不回来。立刻把脸一沉，更不再说，劈手一剑当胸刺去。

元儿也不再作客气，决计施展近日所学本领，将她制服之后，再与商量。一见剑到，喊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更不躲闪，把剑一横，使了个“项羽横鞭”，迎了上去。双方各带起丈许长的青白光芒，碰在一处。

耳听“呛琅琅”虎啸龙吟般响了一声，二人俱知遇到劲敌，

各自顾剑，分两下纵将开去。剑上余音，犹自绕耳。元儿低头一看，依旧是银光耀目，玉芒无亏；少女一看那口剑，却已被元儿的剑砍了一个缺口，不禁勃然大怒！骂道：“红眼贼，竟敢伤我仙剑，你公主不杀你，誓不为人了！”说罢，又纵身一剑刺来，元儿急架相还。一个是痛惜至宝，动了真怒；一个是天生异质，真仙传授。各把全身本领施展出来，就在这花城锦障之间，虹飞电射般杀将起来。

元儿与少女彼此斗了一阵，少女虽是自幼得道，毕竟不如朱梅是玄门剑法正宗。再加元儿天资颖悟，苦心参修，虽然日浅，已是心领神会；所用宝剑又是仙遗至宝，渐渐有些相形见绌起来。还算元儿小心眼中，一心想和那少女做一个朋友，不肯施展毒手。几次飞剑出手，未下绝情，俱被少女避开。

少女见势不佳，自己宝剑已然受了微伤，不敢随便抵斗。一味用巧，未免又吃了一点亏。时刻一久，越发手忙脚乱。暗恨姐姐偏在此时出外游玩，让我受这野孩子的气。正自烦恼气忿，猛想起这野孩子如此可恶，再打下去，必无幸理。身边现有异宝，何不取出一用！虽然母亲遗命，再三禁止妄用，无奈势已至此，非与敌人拚个你死我活不可，也就顾不得了。

少女想到这里，正赶元儿一剑斫来，少女举剑，打算横拦上去；猛又想起敌人宝剑比自己厉害得多，不舍宝剑受伤。心神一乱，迎敌略迟了些。元儿身手何等矫捷，这头一剑原是个虚势，就在少女这欲拦未拦之际，倏地使了个“龙蛇盘根”的解数，手中宝剑微一翻折，转压在敌人的剑上。就势一缠一绕，运用玄功，把真力都运在自己剑上，往回一扯，大喝一声：“还不撒手，要送死么？”

少女也甚机警，百忙中见敌人改了招数，方喜无须硬敌，不料敌人的剑能刚能柔，不知怎的一来，竟将自己宝剑缠住，

往回一夺立时觉着虎口震痛。对面敌人剑上白光直逼面，耀眼生花，再不撒手丢剑，不死必伤。只得豁出暂时将剑失去，暗运玄功，把手一放，朝元儿顺势送去，想借此伤他一剑。

元儿那会上她的当，早已防到，喊声：“来的好！”也不就此借势伤她，运足一口真气，右手朝天一放，一青一白两道光华，恍如二龙盘绞，同时冲空，飞舞而上，离地数十丈才自分开。

少女见元儿既已看出自己借剑伤人之意，没有收剑，也不还手，反连他本人的剑一齐往空飞去，好生不解。谁想元儿存心卖弄，右手的剑才脱手，左手早同时一按身后，另一口聚萤剑早到了他的手中。一纵步，便往少女纵去。少女手中兵刃已失，见空中两剑分开，正想借此运气捏诀收回。不料元儿又将身后另一口剑拔在手中，捷如飘风般到了面前。喊声：“不好。”打算纵避开去时，忽听敌人高喊道：“公主留神，看我铸雪仙剑误伤了你！”

少女这时已是恨他到了极处，哪肯理他？一心顾到前面。刚刚纵开立定，伸手去取腰间所佩葫芦时，猛觉眼前白光一亮，敌人空中那宝剑已带起丈许长的白光，银虹也似，疾如闪电，当头飞到。想躲哪里来得及？正自惊心等死，猛的又觉人影一晃，白光忽然不见。定睛一看，敌人笑嘻嘻站在面前，已将空中飞下来的那口宝剑收去。原来并无害自己之意，只是存心卖弄这一手。再看空中自己那口宝剑，业已不知去向，想已落在花丛之内，那好意思去拾。

少女不由颊满红云，勃然大怒道：“你这红眼小野盗，伤我仙剑，定不与你干休。有本事的敢等我片刻再动手么？”元儿见少女宝剑已失，手中空无所有，以为伎俩已穷，那里知道厉害？又见她秀目圆睁，娇嗔满面，更不愿拂她心意。暗想女孩

子有什本领，不是回去喊人报仇，便是再取兵刃前来交手而已。

元儿便答道：“你只不叫下跪，由我在此，等鹤飞回来便走。你如不打更好；要打时，任你使什法儿，我都奉陪。等你一会，算得什么。”

少女气得也不还言，早把腰间葫芦悄悄解下，口中暗诵真言，将葫芦盖对准元儿一扬，口中说道：“红眼小贼，休得逞强，以为你便赢了我么。趁早跪下。念你适才没敢伤我，不但还能饶你，我还打算留你在此，与我作一山童。否则少时便叫你知道二公主的厉害！”

元儿笑道：“公主的厉害我已见识过了。别的可依，只我这两条腿，除父母恩师和诸尊长外，向不跪人。公主有什本领，请施展出来，使我见识见识吧！”

少女怒骂道：“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红眼小贼，死在目前，还敢在你公主面前花言巧语。你看我法宝取你狗命！”说罢，便将葫芦盖揭了开来，立时从葫芦口内冒出数十道火焰，直朝元儿飞去。

元儿到金鞭崖日子虽然不多，平时常听陶钧说起，异派中妖人使用邪法异宝行径，俱都记在心里。先时看见少女，初从林中骑鹿出来时，腰间系有一个葫芦，本来心中动了一动，及至和少女一动手，并无什么出奇本领。时候一久，又起了爱好之意，末后又把少女手中宝剑击飞，越发看轻敌人，忘了机心。正在得意忘形，忽见少女不知什么时候将腰间葫芦摘了下来，又听她说那一番话，知她定要卖弄玄虚，仍未放在心上。

元儿一见火焰飞出，朝自己扑来，暗忖她本人剑法还和自己一样，不能身剑相合，运用神妙。所用法宝，想必也不甚高